學術辨
問學錄
松陽鈔
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術辨

陸隴其著

本館據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學術辨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孟子而尊孔子。孟也於是皆託于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于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偏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矩繩墨之

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于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于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

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棄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于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以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嘗窮究。然旣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委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于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

也倡之于下。繼也遂持之于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于是而弛。名教于是而輕。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于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于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僻、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于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氣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于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于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閒。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于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于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

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嘆哉。

問學錄

陸隴其撰

本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陸稼書先生所著、有以問學錄名者。何義也。余應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於四書講義、與困勉錄。不既彰彰乎。茲編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問學、竝見於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之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於主靜。於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學。則不然矣。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較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哉。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摽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詞。隨風而靡者。比比也。稼書先生獨毅然指其非而不顧。非詆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無兩是。論無兩可。此先生問學錄所以見志也。今觀其言。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是書。使天下知先生之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問之意。蓋正學既明。異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與較。而且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亦不至

使是非邪正交雜於目前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後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陳幾亭謂顏山農以口吞陷猞狨羅近溪變產脫之山農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愧死乎山農事見於鄒南皐所撰近溪墓碑幾亭之論非過也蓋陽明致良知之學苟無程朱格物之功則所認爲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認爲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況山農近溪專以自然爲主其弊又曷可勝道哉

餘冬序錄論進言之法曰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委曲順其意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卻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劉向新序）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此事出戰國策）不勝秦王怒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時崔發歐曳中人因繫獄臺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歐曳中人誠大

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務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故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可驗矣。又按陳幾亭曰。凡性躁者。乘怒。雖有智。不及生。必使緩之。而後智出。如敬翔之於朱全忠。往往以術緩之。緩之而後可以正諫。翔助逆之人耳。然諫法可取。觀燕泉所述。則知當婉其辭。觀幾亭所述。則知諫又當寬其時。合而用之。其庶幾乎。雖然。此皆爲諫者言也。若受諫者。則豈可曰、若者激、若者驟、而不之聽耶。雖盛怒時。聞逆耳之言。亦當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燕泉、幾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教公仲連進士之法、爲得其本。

餘冬序錄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賢宰相如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閙熱之際。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韓侂胄。書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憂疑之際。可以自安。

張侗初謂。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於所見而不化。且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此亂之道也。韓魏公三十年相業。其得力處。正在不欲分別黑白。又作渙羣論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有一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勢。毒螫者假其燄。荊棘載道。風波彌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魍魎而卒無所成。始於主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據、猜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奸類容而善類疑。其爲累豈不大哉。故愛國家者、無狃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東林諸君子之弊。然顧涇陽之告王荊石、則曰。謹厚一路人。以模棱爲工。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遇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則士君子處世果當何如。曰。是在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矣。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

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不然。徒知惡鄉愿。而不知其入於矯激。雖如魏公之不欲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鄉愿也。然使一槩如此。豈得無弊。雖如涇陽之正直。嘗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是亦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徒矯激也。然終不免於矯激之禍。爲君子者。可不愼哉。況矯激之弊。世必且共轉爲鄉愿。鄉愿之弊。世必且共轉爲矯激。是二者。又適相因也。是以天下務在於平。而君子惟貴於中。雖然。尚書有直寬剛柔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矣。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而鄉愿與矯激者、皆不得而託焉。則東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矣。○蓋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聖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此說甚精。然集註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豈以其涉於計較

得失耶。蓋聖人此言。與魏徵勸太宗行仁義之意又不同。集註之斟酌尤精矣。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若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爲諸經之傳註。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錄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

論語一書。不載記述姓氏。漢書藝文志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纂通撰不言何弟子。鄭康成謂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子厚謂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疑是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卒成其書。程明道亦以爲然。魏了翁謂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子不尊於字。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然則論語亦未必出曾門也。今亦不必強定其爲何人。

孔、孟、每稱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俱未是。象山、陽明、大抵皆是近狂之善人。又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曾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

有爲。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爲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槩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纂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甲寅

沈晴峯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爲此區別之論。伯夷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如季札、嚴光、文天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淆雜。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不犯手爲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眞僞。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隨之者半。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清。不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子酌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醫用藥。仍是衆工所用者。劑合銖兩之不同耳。譬僚之於丸、庖丁之於牛、丈人之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手法輕重疾徐之間。嗚呼。巧、難言哉。若論其大較。伯夷擔負綱常。清亦有任。柳下直道事人。和亦彌清。伊尹一介不苟。清而能任。聖人所由不同道。其趨一也。仁也。此論清、任、和之義、精矣。然清、任、和、與爲我、兼愛、執中、又何以別。曰。清者無我。與爲我不同。任者有差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清、任之間。執中者強執於爲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偏全之分也。異而同者也。楊、墨子莫、與孔子。邪

正之分也。直爲異端而已。然則季札、諸葛亮、謝安、王旦之流、亦可爲聖乎。曰。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蓋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淸、任、和之不同。淸、任、和內。又各有剛柔之不同。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皆欲以朱合陸。此皆所謂援儒入墨。較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陳淸瀾、名建、東莞人。此一條見所著皇明通紀中。陳幾亭、論之甚詳。淸瀾曰。朱子於象山早歲。猶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冰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墩道一編。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顚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忘源失委。一切遽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顚倒、爲變亂、爲誣也。其誤後學甚矣。愚閒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誑誤天下後世學者。幾亭曰。幾亭此條見陽明要書中觀陽明所輯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醒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取以自同。呼之曰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遙斷之耳。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誦讀著述。精神所用。或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謂其生平專事口耳、茫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艾、未及改正耶。二陳之言。蓋皆本之困知記。合而觀之。則朱、陸異同。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陽明之徒。竟以集註或問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使學者雖有信從朱子之心、而不能不惑於其言。天下何不幸而有此種議論也。至於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

陸合朱。此則所謂推墨附儒。夫以朱合陸。固失之誣。以陸合朱。則亦失陸子之所以爲學矣。象山之言。雖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册、曰講明。然其視講明一邊卻輕。豈可與朱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並重而無弊者、同日語哉。文貞強而一之。亦豈眞知象山者也。

餘冬序錄云。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問。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此何莫非數也哉。愚謂此雖是數。然君子於冠裳佩服之閒。亦不可不致愼。一有所忽。是亦學問之疏也。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啓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

宋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或謂其好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陳塤爲太常博士。常以書諫丞相史彌遠。彌遠召塤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愚謂。君相論人。不可疾其好名。君子自處。則不可好名。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序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歟。今世所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子桑伯子朱註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註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序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王肅本而今則重亂而失眞矣譚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而不見家語而議朱註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書輕議古人者之戒矣鄒南皐自記萬歷壬辰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欲亟得夫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皐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怒可輕視哉聖賢處此寧從容以俟必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南皐之悔即程子所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然此猶是怒之不甚當者也即使當怒而怒亦必思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必思孟子所謂於禽獸又何難焉必思叔向所謂楚辟吾忠若何效辟但當以理自處不可一於縱弛耳

崔子鐘洹詞記章楓山爲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章公德量加於南皐一等○養氣在於集義集義必先審幾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

遇事須從容詳審。一或急遽。不特平時未曾講究者、必至於差。卽曾經講究者、亦不能無失。此聖人所以入太廟、每事問。而大學知止之後、所以又貴能慮也。然人亦有知從容詳審之善。而臨事不覺急遽者。則以其無主敬之功耳。平時無主敬之功。則不能知。臨事無主敬之功。則不能慮。故君子之不可須臾離者、敬也。

劉誠意著郁離子。持論頗正。然其書多學莊周之寓言。此在莊周。已疾其誕。況可從而效之乎。或曰。周公鴟鴞之詩、非寓言乎。何獨病莊周也。曰。託於物則可。託於古人則不可。恐以僞亂眞也。託於目前之物則可。託於荒唐之物則不可。恐以無爲有也。鯤鵬九萬里之說。顏子心齋坐忘之說。至今惑人耳目。如之何其學之也。

呂晚村曰。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

講章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藩樊。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晚村之言。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無諸儒。則其藩樊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從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麤。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若盡舉而棄之。曰是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則因瑕廢瑜。而程、朱之道。亦孤立而難明矣。

晚村謂。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叛、無一定不易之理。如論語仲尼焉學章道字。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麤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則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如此觀之。方見朱註之不可易。愚按。晚村之論最精。蓋使泛論道統。則當就生知天縱言。不當復就師言矣。此朱子所以斷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遵註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畔之也。將不旋

踵矣。以此推之、豈特讀書爲然。子孫守祖父之法。臣民奉朝廷之制。誠能知其所以然。則雖或誘之使不遵而不能。不然。雖一時行之。未幾而思變焉矣。況又有邪說、詖行、從而惑之乎。卽使幸而未變。亦將拘牽附會。不勝其弊。至於極重難返。而不得不變。原其始。皆由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故至此也。或曰。世俗之難與深言、久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聖人不能使之知。而況於後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讀法之舉。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後其所當然者、可以常由而不變。卽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盡知。而浸灌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其所當然而不變。昔周之盛時。無日不教導其民。開其知覺。而去其壅蔽。至於成、康之際。則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尙在。使當時教導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則豈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變哉。後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則聽其不知。學校雖設。而徒爲具文。是以風靡俗頹。法出而奸生。合下而詐起。民不得已而由之。或陽由而陰違之。其繼也。終歸於廢弛扞格。而上亦無如之何。嗚呼。是豈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聽其不知者之過耶。夫治民者。束縛之。馳驟之。欲其一日而曉然於道德之旨。則誠有所不可。若夫漸以引之。寬以導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覺日開日明。因其所當

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則其所當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羅整庵祭章楓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温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整庵非諛人者。其贊楓山如此。今讀其諫煙火疏、及與羅一峯論鄉約書、與鄭御史、賀諫議、論孔顏之樂二書。非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之。當時稱之者。如楊廉（楊廉字方震。成化二十二年進士。謚文恪。著國朝名臣言行錄。）則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如費宏則曰。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邵寶則曰。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崔銑洹辭則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昶好名而無實。獨楓山德行無瑕。數公之言。大抵皆實錄也。論其所至。當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嘗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此一言。即可爲萬世著述之法。辭文清常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蓋亦楓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

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荊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詆爲奸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荊公尙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講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耳。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鐵案也。後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曰。明道語弘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卻不能到。又曰。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當以此爲法。又曰。大程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學者當學明道。尤當學伊川。明道有優於伊川處。伊川亦有優於明道處。

明道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愚謂。明道猶就學者言之耳。若愚不肖之人。氣動志者、反居什九。

二程論治。皆以立志爲先。明道上殿劄子。則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曰。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書。則曰。君志立而天下治。曰。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二先生之言如一。誠以天下之本莫先於此也。孟子謂。大人當先格君心之非。然定志又當在格君心之先。若在熙寧、元豐之間。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伊川看詳學制。凡數十條。朱子作伊川年譜。特表數條。一曰、改試爲課。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終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一曰、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謂如胡瑗、張載、邵雍之輩。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延請居於堂中。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無其人。則虛之。一曰、鐫解額以去利誘。謂太學解額五百人。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如嘉祐以前。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一曰、省繁文以專委任。謂案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三舍升補。舊專據文簿計校等差。今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但取學行、才器、堪爲

時用者、聞於朝廷。更不須繁文。一曰、勵行檢以厚風教。謂。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今立法。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又立觀光法。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此數條。皆非漢唐學校規模。〇又置待賓、吏師、二齋。亦年譜所載。集中不詳其制。

伊川經筵三劄。不特輔導人主。人家教子弟者。皆不可不知。

明道秋日偶成一律。眞所謂漆雕開已見大意。首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此言素位不願外之意。下遂言其所見曰。萬物靜觀皆自得。此言萬物皆備於我。四時佳興與人同。此言以萬物爲一體。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風雲變態中。此言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富貴不淫貧賤樂。此言至誠無息也。結曰。男兒到此是豪雄。此是謙詞。有吾斯未能信之意。又以見世之所謂豪雄者、不足爲豪雄也。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卽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

朱子雖極推崇二程。然亦不諱其病。如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

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大段寬而不切。不如橫渠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此說終是小偏。又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故流弊至此。於此可見朱子之細心。

朱子謂。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此言理氣之一而二也。明道、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氣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此是理氣之二而一也。程、朱之說本合。整庵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於朱子之說。何耶。林次崖言。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其分殊也。此一段。發明程朱理氣之說最明。而整庵謂其未睹渾融之妙。亦過矣。又朱子以發於形氣者爲人心、發於義理者爲道心。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而整庵謂。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說殊難通。又以宋儒分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疑其辭之未瑩。而謂不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較似分明。此皆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氣之分。不可曉。

夫子答子夏問孝。而曰。色難。愚嘗思之。豈獨事親爲然哉。凡人處世。言行之差。猶易檢點。言行雖未嘗有差。而聲音、顏色之間。爲人所厭惡而不覺。卽人未必厭惡。而有可厭可惡之理。此最難檢點。非主敬存誠。

未易變化。

居官有不當煩者。有不當憚煩者。如柳子厚郭橐駝傳所言。此不當煩者也。如小民有犯法而罪不至死者。官府既罪而釋之。卽置之度外。豈能必其格心哉。或逆料其不格。而槩之杖下。以示威於衆。則又殺之不以其罪。聞顧公國寶宰吾邑時。民有犯賭博、偸盜、不孝、諸罪者。既如律治之。則記於册。朔、望召其父兄鄰里而詢之。能改過否。不蹈前轍否。衆皆言其無他也。則喜而遣之。莫對。則量笞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惡。官府常能記憶而教導懲戒之。則自然而格。此不當憚煩者也。

宗子無子。無期功兄弟之子、可以爲宗子後者。而有期功之兄弟。將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乎。抑將別推緦麻兄弟之子、以爲宗子後乎。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則是宗子無後也。使緦麻兄弟之子爲宗子後。則是宗子之祖若父、有子孫而不使之奉祀、乃使非其子孫奉祀也。二者。無一可矣。然則當如之何。曰。繼宗子與繼支子不同也。繼支子者。以支子爲主。苟其昭穆之順焉。則使繼之可也。繼宗子者。當以祖爲主。苟其祖之子孫未絕。則固不得舍其祖之子孫。而使非祖之子孫祀其祖也。天子、諸侯、與士庶之家。貴賤雖懸絕。至於宗法。則一也。假令武王無子。將使周公承文王之統乎。抑將使太伯、虞仲、虢仲、虢叔之子若孫承之乎。令成王無子。將使唐叔承武王之統乎。抑將使伯禽之子承之乎。漢之孝惠、孝文。明之武宗、世宗。皆此義也。以此觀之。繼宗之議。可決矣。

吾學編以胡敬齋、陳剩夫、（陳剩夫名眞晟。字晦德。漳州布衣。天順二年。詣闕獻書。）附於陳白沙之傳。此其失莫甚焉。敬齋雖與白沙

同游吳康齋之門。然其學固非白沙所及。陳剩夫著程朱正學纂要。雖其教人專一靜坐。陳清瀾謂其學識未及胡敬齋。只是狷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禪學之比。而乃以二公附白沙之傳哉。若賀克恭之執弟子禮事白沙、肖其象、縣空中、以附白沙傳可也。吾學編論王陽明曰。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子靜豈異端乎。公所論敍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鄭公左袒陽明如此。宜其屈敬齋於白沙之下也。

吾學編。永樂二年。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楊文貞公士奇請燬季友書。上敕行人錮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當時朝廷扶持正學如此。宜士習之日端也。（亦見通記）

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久遠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苦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宋初。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眞、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鹽法變而回綱無所得、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爲賊盜。不可勝計。此二事。楊龜山嘗舉以告欽宗。有國有家。皆不可不知此。

明則誠、可學。誠則明、不可學也。學爲誠明。則如告子之不動心、荆公之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與事對言之者也。牽牛章言心。則包事而言之者也。有與理對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以心與理對言之者也。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敬、義、亦然。龜山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觀子產不與韓宣子環。則蘭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觀行人子羽卻楚圍之入。則相如澠池之會、非萬全之策矣。龜山以相如爲暴虎馮河之徒。信然。

龜山謂。周勃起布衣。蓋椎樸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龜山此條。卽大程不欲掇拾臣下短長家法。顧涇陽自謂持濂、洛、關、閩之清議。恐尙未見及此。又或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龜山曰。事必須量淺深。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不直。則道不見。此

一條。與論汲黯意思同。

夫子謂。辭達而已矣。然必先明理養氣。然後所達者、皆温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達其所見。而非夫子所謂達也。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事爭氣。此不知温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見。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達之病。病在不能明理養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龜山謂。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當内自省。必吾平日之誠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龜山謂。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愚謂。汾陽此事未盡善。發墓亦不可不問。但當問之有方。不可逆億以啓釁、及株連無辜耳。或知其人而有社鼠城狐之嫌。則問而不窮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聖人何從知之。必也、其徵之言行乎。視聽言動之間、博文約禮之際、無違焉。則心無違矣。聖人之觀人。猶良醫之視病。見其表。知其裏。

愚嘗有告子、陽明之辨。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

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呂用晦見而評之。曰。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害。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淸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考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陽明事跡、更當考史料、二史考。）用晦之論陽明。比余更嚴。然非刻論也。用晦又曰。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此論尤精。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三

朱子集中吳伯豐問孟子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按今孟子註仍是伯豐所引則知朱子於集註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處則必無差非姚江之徒所可藉口也

朱子答劉仲升書謂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温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麤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譚梁生見聖編其病正自如此見五十三卷

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按愚向直以告子

作象山、陽明之流。今觀朱子此條。則又見其小異處。見五十四卷

蒙引一書。大有功於先儒。如程子云、性卽理也。蒙引曰。性卽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爲性。不然。何處不是。此言豈不大有功於程子乎。

胡世寧在弘治間言風俗之弊曰。朝士安於簠簋。狃於因循。廉節埽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愚嘗三復斯言。自古風俗之弊。莫不皆然。但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耳。有志世道者。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

史記載晏嬰沮孔子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桑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司馬溫公、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賢、未必有此事。然朱子於論語序說。雖削去其語。而仍載其事。則未嘗以爲無也。明末有王革論之最詳。曰。晏子學於墨氏。而精其術。是故見吾夫子之祭必豐腆也。則以爲不若豚肩不掩豆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衣以裼裘也。則以爲不若一裘三十年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飲食多不苟也。則以爲不若食無兼味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親喪自盡、而祔於內外者、必誠必信也。則曰。崇喪厚葬、不可以爲俗也。而不知以薄爲道之流於忍也。見我夫子之急於濟時、而周流四方也。則曰。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也。而不

知、如其道、則傳食諸侯、不爲泰也。見其巽與之言。則謂之滑稽。而不知欲人之易從也。見其直道事人。則謂之倨傲。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見其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則謂其盛容繁飾、而經年叅世不能殫且究也。而不知、苟簡鄙陋、君子以爲固也。此一段。可爲定論。愚謂夫子之於晏子、老子、猶朱子之於象山、道雖不同。而不嫌於交好。

晏子、子西、同沮孔子。然晏子之沮。是因其學術之僻。若子西則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純是私意。兩人相去又甚遠。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澄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若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草廬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啓手足、易簀、遠矣。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容看得容易。有多少牽制、多少逼迫。自人視之。皆是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能擺脫。所以非有學有守者不能。

宋儒辭士龍云。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能戰。卽是好機括。今人俱望風而靡。何嘗能戰。但與紛華靡麗戰、猶易。與貧窮困阨戰、卻難。故須要在此處爭箇勝負。方是眞能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

朱子沒。而門人各記其所聞之語。殆百餘家。蜀士李道傳（字之實）始取三十有三家、刻之於池州。爲語錄。其弟李性傳又取四十有二家、刻之於饒州。爲續錄。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刻之饒州。爲後錄。莆田王士毅（字子洪）又因而類分之、曰語類。刻於蜀東陽王佖（字敬元）又爲續類。刻於徽州。凡三錄、二類。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一。景定癸亥。導江黎靖德始合五書而參校之。去其重複謬誤。因士毅門目。以類附焉。而名曰語類大全。凡百四十卷。其後。又取建安所刻天台吳堅別錄附入焉。於是。文公遺語始備。然蔡公抗後錄序云。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則朱子之語。爲語類所未載者。亦有矣。古今立言之多。莫盛於斯矣。

朱子謂。乾彖辭。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愚按。此卽賦詩斷章之意。在聖人亦不過偶一爲之。若學者著書。自當謹守章句。不可穿鑿附會、藉口聖人。

朱子論天。謂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故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若止說得他無心處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所謂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又如何心便是他主宰處此一條楊道夫所記說天字最周密又沈僩所記有云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說主宰者有單訓理者亦明

語類云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愚謂孟子言形色天性也未嘗不言氣質氣質之說非起於張程此一條似有可商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語類謂顏子亦只是持敬與集註乾道坤道之說不同集註是分言之語類是合言之則克己復禮亦止是持敬之至見卷十二

朱子論致知格物謂游楊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卻是集諸家語錄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然則生於朱子之後者得見朱子之全書而折衷語類云折衷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之亦未爲不幸也但不可自鹵莽耳見語類十八卷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卽愛亦不離愛言仁之說於是始精

然此等處。不看語類。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無程子之說。則言仁者又日流於高遠、無理會處。

孔子於魯人獵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機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

語類謂。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解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按朱子、東坡、同有不滿武王之意。而其語氣相去霄壤。讀此一條。可以悟修辭之法。

語類謂。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性情。當詩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著、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愚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

嘉善周永則先生嘗作戒謔箴。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被人包容。甚於戮辱。愚每三復此言。

文文山御試策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粲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

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鎭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言擧業之弊最爲痛切

文文山御試策云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此卽召公所謂、細行不謹終累大德伊尹所謂、爾惟不德罔大也

嘉靖時不惑於異學者崔銑子鍾（崔銑一字仲鳧官至南部侍郎謚文敏安陽人）亦其一人也余曾見其所著洹詞侃侃言之曰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彼集中書尺誇伐憤戾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泰和整庵羅公斥象山之謬一言蔽之曰認心爲性渭崖霍氏章摧而句抉之然後陸氏之爲異端莫遁也又曰儒道衰於我代、前輩若薛文清、吳康齋、胡叔心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修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失志科場乃掇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槁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此等正論亦嘉隆以來所罕見者崔公論他事亦多見道之言其論楊東里曰當宣德正統之閒其君子有爲之時乎其民樸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讙呶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己巳之狩、庚午之

易儲、丁丑之倖功耶。其論周文襄曰。文襄其知巧之才耶。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有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奉貴宦結交遊。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己而祠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況文襄者。曷足多哉。其論羅一峯曰。李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新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君遂賢之請。可矣。乃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歟。其言皆卓然。崔子鍾謂。景皇帝易儲。或譏辭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于滇。景泰辛未。歸朝壬申。陞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此亦誦法文清者不可不知。

語類中。論克己。有吳雉所載一條云。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卻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麤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愚因此悟大學八條目、俱是尋常工夫。惟誠意章謹獨二字、是漸說到向上工夫。非謹獨卽誠意也。蓋意之發。有人所共知者。亦有己所獨知者。

語類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與鄉原不同此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二者皆是要譽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按朱子之意是以居之不疑爲近於無忌憚之小人此是就子張身上說子張雖非小人然是此一邊氣習極其流必至於此

善人教民七年集註謂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語類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卻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按此則言講武於今日豈易言哉溫公猶如此而況他人乎所以夫子言足兵必本於信子路言勇必曰知方

語類徐寓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朱子之言如此乃自嘉隆以來談良知者莫不藉口明道識仁說是豈善讀先儒之書者乎

孟子議論最高處在知大小能詳其大而略其小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朱子曰其意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水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蕘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蒙引曰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愚謂朱子教人最得此法語類中時時提醒此意雖隨其所問答之必曰道理緊要卻不在這裏不消恁地

理會。如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詞、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之類。又不但問沒要緊事如此答也。若問得太高。又必引到親近處。如云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俱是孟夫子家法。

語類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非謂心與言不相干也。正以心爲言之本。吾守吾心。而言自明。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非謂心與氣不相貫也。正以心爲氣之本。吾守吾心。而氣自正。朱子謂象山之學、與告子相似。則告子之說、決當如此看。

辭文淸讀書錄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又曰。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又曰。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又曰。太極只是性。又曰。太極是性之表德。此數語。發明太極最精。與程子性卽理也一句同。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四語。是理學之宗祖。讀書錄亦解得最明。其解顯微、體用、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其解陰陽、動靜、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卻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

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又曰。今天地之始。卽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卽所謂太極動而生陽。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則爲一縣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此種發揮。確是洛、閩之眞傳。

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加采擇。而爲此言耳。

文清云。豈獨樂有雅正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邪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愚謂。欲崇雅而黜鄭者。必先明乎雅鄭之大綱。然後能審取舍。不然。其不以鄭爲雅者、幾希。

文清云。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愚謂。讀史必讀綱目。然後史學經學爲一。

讀書錄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又曰。先天圖隱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按。圖象隱於異學。而邵子取以明易者。知其原非異學之圖象。特此失其傳、而隱於彼耳。近世言三教合一者。不得藉口於斯。圖象在異學。止爲形氣之用。在吾儒。則爲義理之原。

薛文清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又謂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嗚呼文清尚如此今人安可不知極力變化耶

讀書錄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若必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然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此二條言聖賢因時立教之意最明蓋孔子之時未有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則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與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

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此發明程子主一無適之義最精讀書記蘇季明對程子曰晒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即文清之說也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

許鍾斗（許鍾斗文集止五卷。無甚關係文字。謂。）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縱橫家。家各爲教。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游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者。徧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隸之學宮。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果何說也。此一段。蓋有激乎嘉隆以後講學之弊而言之。其實。今之欲講學者。只當就舉業中指點。不必另闢一門徑。

鍾斗論格君心當自身始。曰。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思廣益之誼。而欲言縣鐸設鞀之美。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身好佞幸。而欲責君以去讒。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身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嗚呼。豈獨格君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然。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獎之而已也。若但知嘉獎。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漢之黨錮。明之東林。皆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

譚舟石作延綏鎮志。論河套云。議者以河套爲詩之朔方。然詩言、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箋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爲近獵狁之國耳。未嘗指爲河套也。成化時有謂、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失策。然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宣宗朝猶議而去之。況新當土木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謬乎。曾銑之論。輪臺之謀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舟石此論甚是。又引張方平諫用兵書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愚謂見舟石此論。而尚思開邊釁者。亦可以止矣。

延綏鎮志載。李自成米脂人。爲銀川驛馬夫。崇禎元年。延安大饑。羣盜並起。而自成尚爲驛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減驛站。歲可省金錢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籍驛遞者。多亡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偸。因竄入流賊。初不過爲裁省計。豈意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救。愚讀之。不覺三歎。今之言理財者。動云、當節。嗚呼。節之一字。豈易言哉。

時文論子產聽鄭國之政章云。時至戰國。苛察徼繞之政深。而温惠慈和之意少。蓋天下尤尚刑名哉。然而刑名之始。不始於刑名之人。惟爲政者。寬以養天下之亂源。柔以蓄天下之不肖。至於宏綱不舉。萬事墮壞。而後察察者得以承其後也。孟子憂之。故借子產以立論。此說得最好。

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此尙是古之小人。若今之小人。有慷慨激烈、而談彌縫鑽營之術者

矣。方自以爲非常之人、非常之論。而肯厭然哉。然爲君子者。亦不可不自反。使魑魅魍魎得跳躍於吾前者。必吾之正氣未完也。吾之正氣完一分。則彼之跳躍亦必減一分。

余令嘹城二年。每念成湯解網一事。以爲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經。而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稱尙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王之法哉。

宋姚鉉輯唐文粹一書。不取昌黎諫佛骨表。大端已差。

昌黎請上尊號表。與上宰相書。同一卑汙。

文人之言。亦往往見道。如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文教失宣。武臣用奇。此二語。與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同一深慨。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柳子厚謂廉、恥、卽義也。見其有二維。未見其四也。愚謂不然。廉、恥、乃義之重者。故別出而言之。聖賢之言。多如此類。無礙其爲四也。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文粹者。寶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說、王維、盧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眞人傑也。

桴亭極尊程、朱。而亦不敢深闢象山、陽明。蓋亦梁谿之派也。

韓退之好作大言。如答呂醫山人書云。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等妄言。長後世少年虛浮之氣。

爲害不少。

退之答張籍書。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及原道則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觀原道。則前書所云。不倫甚矣。故知古人之言、未可輕議。

退之答劉正夫書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此皆說得最好。後又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信斯言也。則前所云師古聖賢、所云惟其是者。必求爲非常而後可。啓天下好異之弊者。必斯言也。夫夫古聖賢所爲。惟求盡其常而已。不聞好異也。吾所惡於俗下文字者。惡夫不能盡其常者耳。

諸莊甫之學。不如陳、陸。而刻厲過之。其日記云。生計有無。可以不動念。小人毀謗。可以不與聞。凡事盡其在我。但使方寸可以對大庭。此身可以見上帝。雖餓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確能如此。亦可謂獨行之士矣。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卽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

而黃鐘仍爲之主。可謂善發明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矣乎。朱子謂此章之旨。最爲切要。論語所謂一。對萬字看。周子所謂一。對雜字看。周子所謂一。猶曾子所謂忠。至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與周子又別。周子是說不雜於欲。程子是說不雜於他事。不專是欲。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誤矣。

讀書記載朱子於書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常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於二者。按。朱子平日論學。以致知敬克己三者爲主。而易止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將致知工夫補在義一邊。程子止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謂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則將克己工夫補在敬一邊。古今言敬。莫精於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二句。讀書記又引朱子一條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此一條。說得敬亦精。

讀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

理。按。此則二句。卽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約禮卽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爲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看、自妙。若中庸所謂崇禮。乃是道問學之目。是指辨其節文度數言。屬博文內。與約禮、復禮、無涉。

讀書記序朱子之學。既載黃勉齋行狀。李方子年譜又謂。先生語錄。多自言爲學工夫。採附於後。學者潛心於此。則朱子進學次序。固昭然可考矣。

朱子謂。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此卽讀書記之所自出也。

論語吾道一貫章。要看子出二字。當時。曾子雖已無疑。何不一言以正諸夫子。門人既已不能無疑。何不直問諸夫子。必待子出而問之曾子也。蓋適值夫子有事而出。未及闡明。此所以問之曾子。非夫子不待再言而出也。曰。然則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卽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當時子思聞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語言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曰。然則夫子之告子貢一貫。亦不聞更有闡明何也。曰。當時必尙有話。而記者記之不詳爾。九月四日。予因覽讀書記。至程朱論敬諸條。而悟及此。

同一格物也。而聖賢之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同一存心也。而聖賢之存心。與世之虛無寂滅者異。

所以朱子論格物、則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論存心、則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聖人云切問。一切字最可玩。學者不可不好問。問又不可不切。蓋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問者亦無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切於身心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之事。皆非切問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此如問路一般。如在蘇州起身進京。且先問無錫從何處去。乃爲切問。若蘇州到無錫之路、尙且茫然。乃曉曉問北京城外路徑。且雜及於陝西、湖廣。豈不生聽者之厭。卽使諄諄而告之。亦何益乎。此問所以必貴切。然能切又貴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疎。

綱大紀小。若對衆目而言。則綱、紀、俱屬大一邊。

胡敬齋有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之說。高景逸亦云。孔子教人。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性命到微妙矣。朱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語語著實。愚謂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別。聖賢之教。未有不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高景逸論陽明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反其本者。文行忠、信也。

胡敬齋與人書。論朱子以後諸儒曰。西山眞氏。庶幾乎此。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又曰。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而其門人鄱陽余祐序敬齋集曰。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翫。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嗚呼。敬齋之學。眞今日學者之律令格式也。

敬齋又與羅一峯書。曰。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此數語。斷盡

朱陸之同異。

敬齋又與一峯書曰。公甫名重海內。與先生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己在我。又與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噫。敬齋之黜白沙如此。而學者猶尊而崇之。何也。

讀書記云。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得之爲永嘉之學。亦同自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宗。

宋史。朱子傳。云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松陽鈔存

陸隴其撰

本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松陽鈔存

陸稼書先生松陽鈔存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考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觀朱子答劉淳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愼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註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

況專言靜乎。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膚仲書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卽學規之意。

存心、養性。朱子不分作二事。謂。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潛室陳氏亦曰。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愚謂。中庸言尊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養性、爲二事。則尊德性與存心亦二事矣。蓋止此操存之功。就心言之。則謂之存。就性言之。則謂之養、謂之尊。豈有二耶。但孟子言存養。則知性之後、包小大而言。與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專以道體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養。包省察在其中。與中庸首章之存養、以省察對言者、不同。至於中庸言未發、已發。則又就此心分出動靜。虞書言人心、道心。則又就此心分出公私。其言各異。而存心養性無二事、則一也。若異學之存心。只存得箇人心。便難與養性爲一。

仁、義、禮、知、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

成而藏。則爲知。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知、皆在心。發出來。皆是路。學蔀通辨所論、朱子之心三變、至晚年而始定。此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言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所用功。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蓋由其從義理發出。非從意氣發出也。

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隨時、隨地、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高明廣大處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處有一毫欠缺。則萬目便不舉。此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若三子之沾沾於兵、農、禮、樂。視點之所見、狹且麤矣。然卻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卽是點所見之境界。但自知其未能信。則其篤志處。亦高於點。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個己。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臣弟友、仕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正。萬目不舉。皆是這个作怪。能急能緩。能剛能柔。能顯能隱。千態萬狀。雖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

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能將這個去得淨盡、無處容留。自聖人以下。皆是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

崑山諸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卽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醫家君臣佐使亦然。莊甫崑山人。隱居嘉定。

陸桴亭謂。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則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水。而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說極明。但桴亭以理一分殊解一貫。愚卻未敢以爲然。一貫是一本萬殊。不是理一分殊。

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

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吳氏程則又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索隱亦是臆說。非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則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是庚戌歲生、七十三年。學者疑則傳疑可也。必欲強而定之。則鑿矣。

必窮十三經。必閱註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得無詩人所謂田甫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甫田也。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分年讀書日程一編。眞可爲學者準繩。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

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耽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只是步步循天理。

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洛書。於詩、則黜小序。於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妄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門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決裂阡陌而已。

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象以下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蓋朱子解經。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從小心處來。

何椒丘云。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昔胡邦衡論和議。名動遐方。及歸自海南。遂泯泯無聞焉。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故更憂患而餒耳。椒丘此言。自好者宜書紳。然此所言。猶是正氣之不克終者也。若直出於客氣者。又無足論矣。

孔子之時。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薛文清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蓋此之謂也。

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卽理也。言性卽理。則義在其中矣。仁、義、禮、知、皆義也。天命之性也。達德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理也。率性之道也。達道也。合而言之。則理而已矣。朱子大學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非卽理也。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綱目不載嚴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學者取其高。而不取其傲也。讀淵明詩者。不可不存此意。

元史載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

也。今靜修集中敍學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詳。然其謂六經自火於秦、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議論之學。自傳註疏釋出。故必先傳註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論。此是不易之論。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纂緝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儒在其閒。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程、朱之學不載。足爲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者也。自成弘以上。學術一而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

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理以頓悟。更講事以漸修。此明季諸儒所以救陽明末流之弊也。然不知從朱子之格物入。則所謂悟與修。皆不可據。不知尊程子性卽理也之解。則所謂理者。先不眞。此只救得龍溪諸人之弊。不曾救得陽明之弊。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閒、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以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纔開口。不可不思此一段。

兒寬帶經而鉏。爲左內史。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租課殿。嘗免。民聞嘗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綴屬不絕。課更以最。可謂有眞儒循吏之風矣。及天子以司馬相如封禪書問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事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何言歟。亦異於宋孫奭天書之對矣。漢書以寬與公孫弘、卜式、同傳。有以也夫。

東方朔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此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此數語。不善用之。則爲柳下之不恭。又甚則爲東方朔之玩世、爲胡廣之中庸、爲蘇味道之模棱。善用之。卽寬則得衆之道也。其不同處。只在分寸上。又在時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時候。只是主敬窮理。晉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路溫舒上德緩刑書亦引用此語。皆與東方朔同意。皆要講分寸、看時候。

馬貴與云。周應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士子民。痛癢常相關。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變爲郡縣。壤土既廣。則志慮有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夥。不勝其瀆亂矣。此是至言。然簡須要有分寸。若簡無分寸。便是太簡。欲有分寸。須是主敬窮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學術辨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陸隴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秀山）